

# 媒材的身體感與可信性

## 芬蘭的纖維材料與環境的對應

The bodily awareness and reliability of media:  
the dialogues between fiber material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Finland

文·圖／康雅筑 Ya-Chu Kang

作為身體的第二層皮膚，纖維與體感肌膚之間的對話最直接，在芬蘭纖維生產者、創作者思考材質、動物生態與人的關係，思考傳統的手工製作與質地溫度如何在現今的環境中重新定位，探討材質的價值與環境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As the 2<sup>nd</sup> - layer 'skin' of human bodies, fibers have the most direct dialogues with the skins. In Finland, fiber makers and designers are 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 among materials, animals, ecology and human beings. They are thinking of representing and repositioning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materials in modern environment while exploring the values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當科學領域不斷研發高科技纖維媒材運用在國防軍事、建築、醫學或生活等領域時，人類逐漸習慣在極度科技便捷的現代化中生活。據科學研究指出不同材質與顏色的衣物，在身體針對不同氣候環境與狀態下穿著，會有不同的體感關係與情緒影響，如炎夏著淺色棉質衣物可以反映光線，冬令穿羊毛織物則可抵禦風寒、阻擋身體熱能流失，而絲織品除了可阻防颶風下雨外，多層次的纖維可保持身體溫暖、而單層則可感到涼爽，由秸稈與麻纖維製成的麻織品則可抵擋外來的熱能，甚至不同材質相互搭配的包裹身體方式，均可達到不同的保護功效與身體感知。

我們經常討論著飲食中自然有機農場所培植出的無毒蔬果，開心畜牧所飼養長成的動物肉品，在味美健康無慮的考量外，食材本身的正面能量如何吃進人體影響我們的心智，也成為思考的面向。然而纖維是身體肌膚外層最親密的接觸，這第二層保護的媒材給予身體觸感所引發的敏感度與可信性，是否也相對的重要？而當纖維織物跳脫實用物品的疆界定義時，許多藝術家在發展作品概念與審思媒材的同時，亦形塑身體形態，探討人與媒材的感知與可能性，同時也可能是潛意識的表現或關照，連結纖維材料與體感肌膚之間最直接的對話。

印度的民族領袖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因反抗不公不義的剝削，拒絕將印度國內低價的棉花運到英國生產，再以高價賣回印度，在工業革命之後堅持應該生產自己用的布料，拒絕仰賴英國的紡織工業，親身力行教導人民由棉花紡捻成棉線，再紡織成棉布。這段歷史不僅是人與



▲ 史丹陀牧羊農場裡的芬蘭羊群  
 ▲ 男主人正在將羊隻以鐵柵欄圍住，準備為他們剃毛。  
 ▼ 一隻羊所剃下的羊毛可以重達2公斤



▲ 芬蘭羊毛的捲曲度與密度，是判別品質的標準之一。  
 ▶ 被野放在農場鄰近島嶼生活的羊群  
 ▼ 農場的負責人吉兒介紹著自家農場生產的羊毛手織衣物



社會的連結，也是材料在身體勞動的生產過程中，間接影響人們身心靈的歷程，媒材本身不會只是一種材料，它的來由與故事都成為未來生產出的物件所蘊涵的價值與意義。

### 材料的來由與處理

在北歐被喻為千島之國的芬蘭，位在北緯60度至70度之間，國土披覆著大片森林，甚至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位在北極圈之內，屬於北溫帶的冬季相當嚴寒，離西南方的圖爾庫市（Turku）約20公里遠的帕爾加斯小鎮（Paragas），在群島海岸沿湖海域間有一間私人經營的「史丹陀牧羊農場」（Stentorp），從畜養照顧羊隻、剃取羊毛、羊毛纖維處理過程、皮革的運用、羊肉的處理到手工織品的生產，都充分地顧及到動物生態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農場的負責人吉兒·克莉絲琴森（Jill Christiansen）精於科學分析，因此在對於定義何謂高品質的芬蘭羊毛有自家一套的培育與生產模式，農場以生產白色、深褐色與黑色的羊毛為大宗，從商業生產的角度以及產品質地的考量來說，纖維的品質與功能性的確是不容忽視的考量，許多北歐的農場會將羊毛送到英國或挪威等地的工廠清洗乾淨，當羊毛上的油脂與雜質去除後，在染整的程序上纖維因為沒有油脂附著而可使顏色更為均勻。然而吉兒並不喜歡這個處理過程，因為保存羊毛纖維上的天然油脂不僅保護纖維，其品質也較為優良，加工製成的衣物穿起來亦更加保暖。

農場為了畜養培育芬蘭純種羊



▲藝術家艾諾·凱亞納米的「由近到遠」個展現場一景



▲展場空間裡以纖維編織成的石塊裝置

隻，畜養的數量不多，並且定時將一半數量的羊群以船隻載到鄰近的野生島嶼生活，吃著島上天然的草株並快樂自由的呼吸。農場至今仍採用傳統的手持式機械剃毛刀具，需費力以雙腿環抱羊隻循序漸進式地將羊毛由身體剃下，過程不僅身體勞動，也親近地感受羊隻的呼吸與情緒，這種透過手與傳統方式和羊隻對話，安撫初次經歷剃毛過程的焦躁小羊，過程人性化也讓我看見了溫暖與希望。

對於一般的消費者，在跨越使用上的實質效益與美感層面來說，纖維織品與身體肌膚接觸之間的感受是最直接影響人類感知的層面。農場深信快樂的羊隻才能生產出高品質的纖維，就如同農場的顧客中有一位來自德國的盲眼女孩，她透過母親的口述在腦海刻繪出織物的樣貌，並透過自己親身感受那與肌膚親密接觸的信任度，成為農場的忠實顧客之一，每年都會與母親前

來選購一件羊毛織物。如果你有機會貼近自然中的羊群，讓身體被羊群圍繞，聽著他們近在耳邊的呼吸聲息，彼此互動，羊隻們嗅著、好奇地打量人類的那種貼近的感覺非常奇妙；看著羊兒碩大眼珠裡映出的倒影，人的身體被溫柔地覆蓋在自然的環境裡，極度舒適。

### 內在情感的呈現

編織創作的過程，若不論及織品畫面的表述與內容，除了身體的勞動與時間的累積之外，線材種類與樣態的選取也決定了作品完成後的最終樣貌。走進藝術家艾諾·凱亞納米 (Aino Kajaniemi, 1953-) 位於韋斯屈萊的博物館 (Keski-Suomen Museum) 中名為「由近到遠」(Läheltäkauas) 的個展現場，充滿詩意的展場氛圍呈現許多人物與自然對話的畫面。

艾諾的作品就像是詩裡的影子，一種不確定飄忽的意象，遠觀



▲編織作品可以看見線的不同質感與肌理



▲艾諾作品〈馬戲團〉，使用麻、羊毛、棉、化纖與金線編織。



▲艾諾工作室一景

有許多視而不見、輕柔的穿透感，近瞧則有光影與紋理結構變化的深度，這些由各式棉、毛、麻線透過綴織技法編織成的平面作品，就像是生活中的心境塗鴉，由人物、植物、葉片、果實、翅膀與動物等交織出敘事性的篇幅，背景以多層次的色階織出漸層與暈染的效果，縱使部份畫面以大面積的單一色系纖維編織，但每一條經緯線都是由一根根360度纖維的絞捻線材來結構，這使得掛毯以沈著亦豐富的姿態展現；而部份作品選材因使用透明的尼龍線，這材質上的反差，更加劇了實質纖維的量感與質地。展場的空間裡，裝置了幾顆碩大的石塊，看似沈重的形體卻具有柔軟的視覺溫度，那是由眾多層次的黃、綠、咖啡色系線材所編織結構而成，展場的另一方地面上則鋪有編織成矩形的片狀，在空間裡構成迷宮式的路線圖紋，像是草皮般讓觀者在展場裡的身體感與自然環境意象更加連結，在實際的移動中經驗。

她的工作室有兩臺織機，織機的一角有一落疊起來的錐狀物，藝術家說她準備將這一組作品丟棄，那是她多年前的創作，一方面是因為工作室太小需要淘汰一些舊的、不再展出的雕塑，二方面是因為這件作品的表層，當初為了形塑立體造型而塗滿了樹脂使其僵化堅硬，但是現在的她並不喜歡這樣的觸感肌理。樹脂不僅改變纖維材質本身的質地，也悖離了她目前作品中與自然對應的關係，這也是藝術家在長期接觸纖維、感受纖維下，隨著年紀與經驗的累積所淬煉出的改變，在創作過程的選擇與決定，會隨著概念與思考的脈絡而推移，不僅是作品本身，也是內在的關照。



▲尼龍線產生的透明感創造了若隱若現的詩意



藝術家阿里雅·亞娉那展示在博物館的人像雕塑



▲于韋斯屈萊的博物館裡讓觀眾重回舊時光景的鈕線店

### 外顯的體感與形像

使用羊毛創作人像雕塑的芬蘭藝術家阿里雅·亞娉那（Arja Jäppinen），創作媒材則使用了許多紙材與羊毛，在作品的視覺外觀上有抽象的姿態雕塑、寫實的臉部浮雕與頭像雕塑，以及有著肌肉起伏線條的小型人偶，都將身體姿態表現得維妙維肖。于韋斯屈萊的博物館中的歷史陳列室裡，有許多與眾多物件共同裝置的人像雕塑，這些和身體等比尺寸的人像在博物館燈光下乍看有些詭異，或許是因為這些人的頭臉與手部的肌理，不像樹脂翻模的模特兒般，具有光滑的肌膚與制式化的臉部表情，相反地它們有著許多凹凸肌理與皺摺，彷彿將人的情緒封在材質的特性裡，也在聚光燈下喚起人們與物件所貫串的回憶。

拜訪阿里雅座落在于韋斯屈萊市郊與住家結合的工作室環境，就像尋寶一樣，可以在不同的空間裡發現作品，客廳如同小型的藝廊。主要提供製作紙糊雕塑與翻模的空間裡，有

著塑造旋轉臺與各式工具材料，由鐵絲網架構出人體的軀態，使用已經絞碎的回收紙漿結合黏膠，在結構鐵網上準確地敷塗出肌肉的量感與肌理，這些人像的部份表情造形隱藏著強烈的性格特徵，有點像是漫畫般被誇張化，因而更強調出每尊雕塑的獨特氣質。這一層層塗抹的過程如同創作者透過手指尖端的神經觸覺與材料溝通的過程，再配合一搓搓的毛髮纖維製成頭髮，穿上衣物，這不同纖維材質所共同組成的人體，最後呈現出的自然形態，栩栩如生，具有生命力。

再看看阿里雅以羊毛氈搓塑出的小型人偶，少了紙漿纖維的肌理變化，取而代之的是羊毛一絲絲纖細柔軟的線條，在輪廓造型上也更加地圖像化，甚至局部變形以更顯俏皮與趣味的形像呈現，雕塑出與寫實的紙糊人像完全不同的觀感，尤其是描繪體操選手的系列雕塑，少了包覆遮蔽在肢體外的衣物，更彰顯了她眼中所謂的人體肌肉線條與韻律動感，也富有童趣。



▲離開美術館的人偶聚集在工作室的一角，像是辦起居家派對般齊聚一堂。



▲阿里雅專注創作的神情，彷彿將自己的靈魂也注入雕塑當中。

### 重拾肌膚之親

「改變世界必先改變自己」(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 in the world.) 是甘地曾說過的一句話。或許我們該試著遠離現代化快速與方便的舒適圈，將自己放置在過去物資不那麼充裕的年代，思考傳統的手工製作與質地溫度如何在現今的環境中重新定位，探討材質的價值與環境永續發展的可能性，即便需要投注更多的心思與時間，但這就像是重回母親的懷抱般，再次認識我們的過去，給予環境與材料更多的關愛，彼此信任，而非一味地擷取與消費。

在離開藝術家阿里雅的居家工作室前刻，我看見小孫女的小手慢慢地編著祖母髮辮的景象，那是日常生活最純樸初始的編織技藝，卻隱含著濃稠的情感，是觸感與媒材之間的黏合劑，當身體髮膚更靠攏了自然的本質、也就更貼近閱讀心的語彙。就像在史丹陀牧羊農場生活的那段時間，我感受到無形的電波從動物的皮毛散發到與人體肌膚接觸的能量，那咧嘴開懷的羊隻們透過牠們的毛髮所傳遞的悠活恣意。🌿



▲紙糊人像雕塑呈現士兵生活的樣態  
▲阿里雅工作室中的陳架上擺放了各式小型人偶